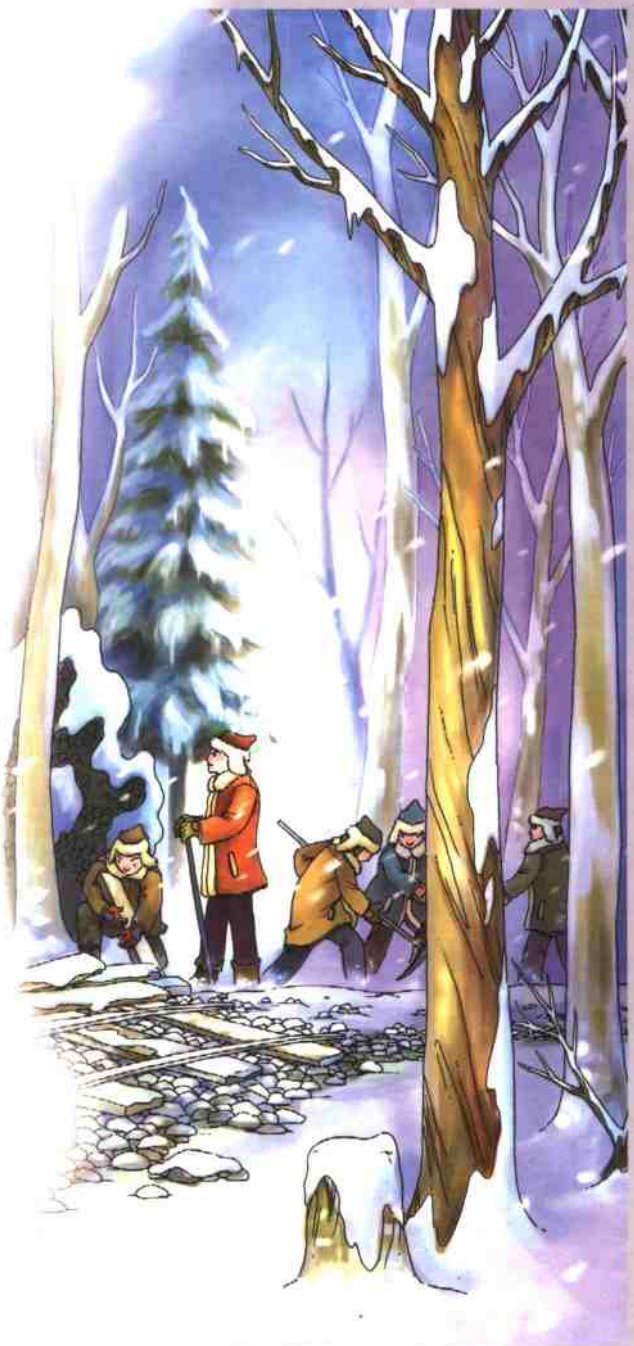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爱的教育
悲惨世界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简·爱
昆虫记
鲁滨逊漂流记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封神演义
镜花缘
聊斋志异
儒林外史
史记故事

ISBN 7-80606-855-4
9 787806 068557
12.90元
ISBN 7-80606-855-4
全套定价：38.70元（共三册）

钢铁是怎样练成的

原著　奥斯特洛夫斯基[法]
译写　吕树坤　苏　凯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外世界名著文库.2 / 卉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编.
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.2005.12
ISBN 7-80606-855-4

Ⅰ.中… Ⅱ.卉… Ⅲ.①文学－作品综合集－世界②长篇小说－法国－近代－缩写本③长篇小说－苏联－缩写本④儿童文学－长篇小说－美国－近代－缩写本 Ⅳ.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2300 号

书　　名	中外世界名著文库·钢铁是怎样练成的
出 版 人	孙洪军
策划制作	卉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	方晓卉
出　　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　　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印　　刷	湖北省新华印刷厂附属装订加工厂
地　　址	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
开　　本	880 × 1230　1/32
印　　张	26.5
彩　　插	46
字　　数	390 千字
版　　次	2005 年 12 月第 1 版
印　　次	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	ISBN 7-80606-855-4
全套定价	38.70 元(共三册)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调换

目　录

第一部

一 1
二 8
三 16
四 31
五 34
六 45
七 71
八 101
九 115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二部

一……130
二……148
三……176
四……208
六……237
七……248
八……258
九……261



第一部

一

“节前到我家补考的，都给我站起来！”瓦西里神父恶狠狠地瞪着全班学生，他的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。

站起来六个孩子，四个男生，两个女生。神父向那两个女生挥了挥手，闯到四个男孩子前面。

“你们这些小浑蛋！谁抽烟？”

四个孩子怯声作答：“神父！我们……都不会抽烟。”

神父气得咬牙切齿：“都不抽烟，那面团里的烟末儿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神父狠命地揪住第四个孩子的一只耳朵：“上次多亏你母亲那么恳求才没有开除你，这一回怎么也不行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”他把这个孩子拖到走廊里，随手就啪地关上了门。

被开除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，眼里急出了泪水。心里盘算着："我该怎么向母亲解释呢？把烟末撒到神父家的面团儿上，这本来是谢廖沙叫干的。可现在谢廖沙倒逃脱，我呢，十有八九得被开除了。"

其实，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下了仇。

有一天，因保尔和一个同学打架，教师不许他回家吃饭，又怕他一个人在教室淘气，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，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。

当时高年级的教师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。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似等等。他惊奇万分，因为这跟《圣经》上说的完全两样。

等下一次上《圣经》课的时候，神父刚一坐下，保尔就举起手来，起身问道："神父，为什么高年级的教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，不像《圣经》上说的五千年了……"

他突然被瓦西里神父那严厉的喊叫声给打断了："混帐东西，胡说八道！这是你从《圣经》上念来的吗？"

还没容得保尔答话，神父就已经揪住了他的两只耳朵，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开了。一分钟之后，保尔被连打带吓地推到了走廊里。

保尔回到家后，母亲又严厉地责备了他一顿。第二天，他母亲到学校里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他的孩子回校。从这天起，保尔恨死了神父。

这次，保尔把一撮烟末撒在神父家复活节蒸糕用的

面团上，尽管谁也没看见，但是神父立即就猜出来了。

校长将保尔叫到办公室。保尔被开除了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，是一个面色苍白、眼睛无神的上了年纪的人。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问道："他几岁了？"

"十二了。"保尔的母亲回答。

"行，让他留下吧。条件是这样：工钱每月八卢布，当班的时候管饭，顶班一天一宿，在家休一天一宿，可是不准偷东西。"

"呵，不会的。我保证保尔什么也不偷。"保尔的母亲连忙回答。

"好啦，让他今天就上班。"老板命令说。然后，向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："带这个小孩到洗刷间去。"

刚一进来，保尔看不清女工们的脸。只得立在那儿，不明白该干什么，该从哪里插手。

洗刷间的门开了，有三个跑堂的走了进来，每个人都抱着一大摞脏盘子。其中那个宽肩膀，斜眼睛的家伙说道："要快点干啊！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，可你们还是这么磨磨蹭蹭的。"

他看见了保尔，便问道："这是谁？"

"新雇来的。"有人回答说。

"哦，新雇来的，"他说，"那么，你可得当心，"边说边把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，把保尔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，"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都准备好，可是，你瞧

瞧，现在这一个已灭火了，这一个也只有一点火了。今天先饶了你，明天再这样，你得挨耳光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保尔一句话也没说，就动手烧茶炉了。

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

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，通宵不停的劳动已弄得保尔精疲力尽了，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——那个眼神放肆的男孩。

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弄得妥帖了，就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，啐出一口唾沫来，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态，斜着白眼瞟了瞟保尔，用命令般的腔调说：“喂，小鬼！记住，明天早上六点钟来接班。”

“为什么六点？”保尔问。“换班时间是七点。”

“谁想七点换班，就让他七点换好了，可你得六点来。要是再说废话，我就打肿你的狗脸。你这小子，刚来就摆架子！”

那些刚换了班洗家什的女工们，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。

那个孩子盛气凌人的话语和无理取闹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。他向这个接班的孩子逼近了一步，真想狠狠地打他一个耳光，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，于是才抑制住自己没有动手。

保尔气得满脸发紫：“火气别太大，你别吓唬人，要不，你决不会有好果子吃！明早我七点来！你要打架的话，我奉陪；你想试一试，那就请！”

对方朝后退了一步，出乎意料地望着怒气冲冲的保尔，他一点也没想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，于是便有点手忙脚乱了。

“那好吧，咱们走着瞧！”他支吾着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

第一天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

当保尔迈着大步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息的人了。他现在也是个劳动力了，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人了。

母亲正在院子里忙活着烧茶炊，她一看见保尔就慌慌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保尔回答。

母亲好像有什么话要告诉儿子。可是没等她说，保尔已经明白了。他从敞开的窗户望进去，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那宽大的后背。

保尔犹犹豫豫地推开了房门，走进屋里。

“嚯，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？好，好，你干的好事！”

“他什么都知道了，”保尔盘算着，“这回阿尔焦姆对我可能要连打带骂了。”

然而，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弟弟的意思。在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平和地叫保尔说说课堂上发生的事情。

阿尔焦姆推开喝干了的茶杯，对保尔郑重地说：“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今后可要小心点，别让咱妈再操心了。等你做了一年，我一定设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个学徒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保尔，要注意，以后要好好做人才是啊！”

说着他站起来，对母亲说：“我有事要办，出去一个钟头。”边说边走了出去。

当他走到院子里，经过窗前时，又说道：“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，等会儿妈会拿给你的。”

保尔的工作完结得比他预计的还要快，而且这样的结束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

一天早上，保尔本该下班回家了。但是，接他班的那个人没有来。老板娘不让他走，不管他有多么疲乏，还得再做一天一夜的活。

到了晚上，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，他还得把几个大锅放满水，并且得烧开，等着三点钟到的那班火车。

他拧开水龙头，却没有水，他也没顾上关闭水龙头，便倒在柴堆上睡着了。几分钟之后，水龙头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，顷刻之间便注满了水槽，接着就漫了出来，流到洗刷间的瓷砖地上，接着从门底下流进了食堂。

一小股一小股的水流，就从那些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提箱下流过去，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。直到水浸了一个在地板上躺着的旅客，他猛地跳起来，大声喊叫之后，旅客们才都醒悟过来，纷纷慌乱地抢着自己的行李物品。

整个食堂里乱成一团。

正在隔壁房间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们的喊声，急忙跑过来。他跳过地面的水流，冲到门边，使劲

把门推开。这么一来。原本被门阻挡住的水便迅猛地冲进了食堂。

喊叫声更大了。

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。

普罗霍尔直朝酣睡的保尔扑去。雨点般的拳头噼里啪啦打在保尔头上，他几乎疼糊涂了。

他刚给打醒，什么也没有弄明白。他只觉得眼睛直冒火星，全身都疼痛难忍。

保尔遍体是伤，好不容易一步一步挪回家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脸色阴沉的阿尔焦姆皱着眉头，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。保尔把前后始末述说了一遍。

“打你的是谁？”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，你躺下吧！”

阿尔焦姆披上他的皮短褂，一句话也没再说，就出去了。

“我能见见堂倌普罗霍尔吗？”一个陌生的工人这样问。

“请等一下，他马上就来。”有人回答。

那个高大的陌生人靠在门框上：“好，我等一下。”

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，踢开门走进洗刷间来了。

“他就是普罗霍尔。”有人介绍说。

阿尔焦姆猛地跨出一步，一只铁钳似的大手紧紧地捏住那家伙的肩膀：“小子，你敢打我弟弟保尔？”

没等普罗霍尔把肩膀挣开，阿尔焦姆狠狠地一拳就把他打在地上了，他想爬起来，但是第二拳比第一拳更有力，像是要把他死死钉在地上，叫他动不了窝。

女人们都吓得躲到一边去了，谁也不敢出声。

阿尔焦姆打完了转身就走。

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普罗霍尔在地上滚来滚去哇哇乱叫。

当晚，阿尔焦姆下班后没回家。母亲着急了，四处打听，后来才知道他被关进了宪兵队。六天之后，才得以回家。

晚上，母亲已经睡着了。保尔正坐在床上，阿尔焦姆走过来，坐在他旁边，亲热地问："怎么样，老弟，好一点了吗？这还算运气好。"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："没什么大不了的！不要紧，你去发电厂吧，我给你找了份差事。你可以在那里多少学点本事。"

保尔双手热切而又激动地抓住哥哥的一只大手，好像抓住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。

二

真是平地起惊雷——沙皇完蛋了！

于是，成千上万的居民经过满地是雪的大街，来到广场上，十分专注地听着那些新鲜的名词——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

然而，热闹的日子不久就过去了。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只有在孟什维克和崩溃分子所盘踞的市参议会上，多了面飘不起来的红旗。其它一切都照旧。

对保尔、克里姆卡和谢廖沙来说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主人仍是原来的那些主人。

可是，到了雨雪飘零的十一月份，怪事就发生了。许多陌生的人开始在车站上忙碌着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，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——“布尔什维克”。

天麻麻亮的时候，保尔从发电厂下班。他在厂里当火夫的下手已经整整一年了。

今天小镇上好像十分活跃，这是他一下子就感觉到的。

沿路保尔看见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，甚至有的拿了两三支。

保尔迅速地跑到家里，慌慌张张地洗了两把脸，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，他拔腿就跑到镇子的另一头去找谢廖沙。

谢廖沙不在家。保尔又急急匆匆地跑到街上去。在半路上，他碰到一个双肩各背着一支枪的人，他便飞奔上前问道：“叔叔，告诉我，你从哪里拿到的？”

“维尔霍维纳大街，那里正在分发呢！”

保尔撒开腿直朝那个人指示的方向跑去。他经过两条街，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、带刺刀的步枪。

保尔上前拦住他问：“你从哪儿弄的？”

“是游击队在学校前面发的，他们发了一整夜，现在统统都发光了，一支也没有了。我连这支拿到了两支。”那小孩骄傲地结束了他的话。

这消息使保尔非常伤心。他失望地想着：“我怎么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呀？”

保尔忽然心生一计，他用一种不容反抗的声调说：“你已经有一支，够了，这一支该给我。”

在光天化日下这样抢东西，一下子就激怒了那个孩子。他直朝保尔扑了过去，但是保尔后退一步，端着那支带刺刀的枪，瞪着他唬道：“走开，要不我就戳死你！”

那小孩气得哭起来，转身跑开，一边无可奈何地骂着。

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了。他跳过栅栏，跑进板棚，把那支枪藏在栅顶下面的檩子上，然后高兴地吹着口哨，走进屋里去了。

乌克兰的夏夜是可爱的。

像谢别托夫卡这样的乌克兰小镇，中心是市区，四郊是乡村。一到夏天宁静的傍晚，年轻人就都跑到外面来。人们的欢歌笑语传得很远很远……

保尔很喜欢他的手风琴。灵活的手指刚轻轻触着键盘，便从上到下地迅速移动起来，接着就迸发出一连串欢快的旋律。你怎么会不想翩翩起舞呢？人世间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！

一群爱说爱笑的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外面的木料堆上。

他们都很开心，而笑得最响的是保尔的邻居嘉莉娜。

保尔一向就有些怕她。她挨着保尔坐着，紧紧地搂着他，大声地说笑着："呵，你这个手风琴手，真棒！可惜呀，你还没有长大，要不然，你是我多好的小丈夫啊！"

保尔羞得满脸通红。他真想马上就躲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，可是她却紧紧地抱住他不放。

保尔用手推着她的肩膀说："你弄得我不能拉手风琴了，离远一点好不好？"

这又引起了一片嘲笑声。

"保尔！"

是阿尔焦姆的召唤。

保尔收起手风琴，扣好皮带："在叫我呢，我得走了。"

于是，他跑过马路，走进小屋里。他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正坐在桌子旁边，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

阿尔焦姆对那个陌生人说："这就是我弟弟。"

那个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一只长满茧子的大手。

"是这么回事，保尔，"阿尔焦姆说："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里有一个电工病倒了吗？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来代替他？"

那个陌生人插嘴说："呵，不，我跟他一道去，我自己和发电厂老板谈吧。"

"他们当然是要雇人的。老板今天跑来两次，要找人替他，但是没找到。"

"既是这样，就没问题了。"那个陌生人说，"明天我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